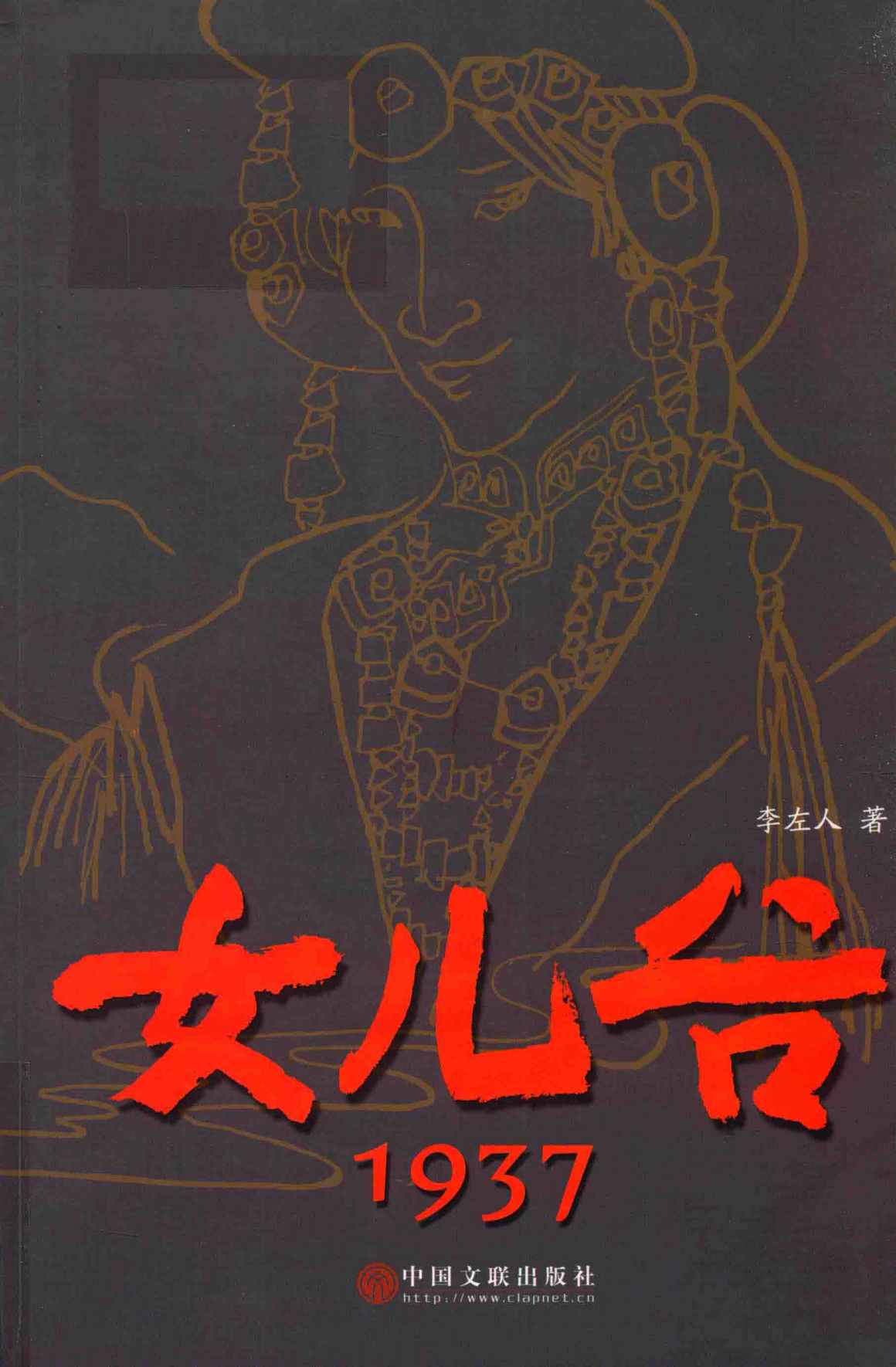




李左人 著

女儿台

1937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女儿谷：1937

李左人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儿谷/李左人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059-8634-3

I. ①女…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9509 号

女儿谷

著 者: 李左人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复 审 人: 邓友女

责任编辑: 曹艺凡

责任校对: 王桂珍

封面设计: 秦 晖

责任印制: 周 欣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52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caoyf@clapnet.cn

印 刷: 北京文良精锐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文良精锐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460 千字 印 张: 23.5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8634-3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1	 引子 跑马山上云，折多河畔风
8	 第1章 边 城
	1. 临危受命
	2. 高家锅庄：八面来风
16	 第2章 茶马道上的重镇
	3. “就这样定了，去扎坝！”
	4. 多宝道人送的三件法宝
	5. 灵雀寺摆下鸿门宴
28	 第3章 穿越险象
	6. 峡谷响起马铃声
	7. 扎坝恩仇
	8. 被诱惑的桑姆
	9. 瞬间的对视
44	 第4章 初次交锋
	10. 迎宾礼数
	11. 手摇小鼓，骑马货郎走村寨
	12. 下马立威
	13. 旧仇新恨
	14. 是水土不服还是中了蛊毒？
76	 第5章 女儿谷，别样的风流
	15. 相逢何必曾相识
	16. 竹篮打水一场空
	17. 夜晚的诱惑
91	 第6章 纠缠不清的恩怨
	18. 扎沱头人，隐忍、沉稳、有心计
	19. 审理木汝抢劫案
	20. 偷娶“蛊女”

2		女儿谷：1937
103		第7章 女国遗韵
		21. 浪打牛皮船，鲜水河涛声依旧
		22. 饥饿的莫洛村
		23. 比武，三枪决胜负
		24. 赌酒，不醉不罢休
125		第8章 嘛呢坪上
		25. 赈灾现场
		26. 明争暗斗：新势力与旧权贵
		27. 长袖善舞
146		第9章 蛊惑
		28. 在扎坝，没有“强奸”一说？
		29. 美人的媚态和甜言蜜语是最好的下酒菜
		30. 藏币券，非金非银非铜能当钱用吗？
		31. 蛊毒疑窦
		32. 第一眼的心动
166		第10章 放浪不羁
		33. 秋收第一天
		34. 丹增的隐秘
		35. 金钱豹·野鸡翎子
181		第11章 围捕
		36. 夜劫牛场
		37. 背枪娃子和偷牛贼
		38. 突袭匪巢
		39. 匪老二与蛊女
		40. 并非完胜的班师
194		第12章 心怀叵测
		41. 让丹增家的女人都做婊子
		42. 都想征服女儿谷
203		第13章 走婚人家
		43. 走近母系大家庭
		44. 火塘边

- 45. 朵苟，飞檐走壁的功夫
- 46. 今夜，为你点燃红烛
- 47. 下雨天，未成呷伊也同眠

223 第 14 章 较量

- 48. 偷牛贼再次突围
- 49. 拜访度果寺
- 50. 打枪的诀窍
- 51. 精明的充本大老板
- 52. 茹毛饮血

243 第 15 章 迷惑

- 53. 诱惑：麝香迷魂
- 54. 魅惑：美人心术
- 55. 主动出击
- 56. 疯癫痴狂

257 第 16 章 意乱情迷

- 57. 爱情，在河水拐弯处
- 58. 凤凰浴火
- 59. 女人女人女人

278 第 17 章 初露端倪

- 60. 线索
- 61. 情缘？孽缘？
- 62. 命悬一线
- 63. 狼毒花：邪恶之花
- 64. 人嘛都一样，都有七情六欲

299 第 18 章 爱恨情仇

- 65. 猎艳惊魂
- 66. 格桑花怎么成了狼毒花？
- 67. 赈灾会上抢尽风头的驮脚娃
- 68. 月上东山

320 第 19 章 山雨欲来

- 69. 冤家路窄
- 70. 应对

71. 排兵布阵

72. 骑马货郎抱得美人归

73. 乱云滚滚

344 第 20 章 喋血官寨

74. 下聘，选举，风又萧萧

75. 生死决战

76. 血溅嘎乌

356 第 21 章 泣血的红月亮

77. 秋风掠雪白絮飞

78. 到拉萨去

79. 佛号唤醒梦中人

80. 堰塞湖，水浪倒卷巴里寨

364 后记

368 主要参阅文献



引子

跑马山上云，折多河畔风



农历乙丑年（1925年）5月13日，川边重镇康定城，黎明。

一年一度的赛马会今天开始，成群结队的城乡民众带着帐篷吃食朝城东跑马山涌去，打算安营扎寨看比赛、转山踏青、耍坝子，玩三天三夜。已有成百顶五彩帐篷，点缀在松林草坡间，把初夏时节的跑马山装点得既绚丽又浪漫。欢声笑语应和着康定“溜溜调”，在山间久久回荡。

赛马本是为争战、械斗而进行的习武演练，渐渐衍化成敬神、娱乐的体育赛事，赛马会便成为康定民众最盛大的节日。每年这一天，明正土司所属部落的骑马、打枪高手都要来参赛。明正辖地辽阔，远的如雅江、九龙、道孚的人，六七天前就往这里赶；近的除康定城里人外，泸定、丹巴的人也要提前一两天或半夜三更举着松明火把赶来。

钟秋果一家天不亮就出发了。父亲是位教书先生，他身穿灰色长衫，戴黑色圆框眼镜，牵着小女春妹走在前面。母亲穿着高领无袖窄腰低衩旗袍，爬坡非常吃力，钟秋果扶着她掉在后面。

“哦——嗬嗬！”道孚女儿谷土百户丹增和夫人带领随从呐喊着，打马朝登托山坪奔来，众人纷纷避让。夫人泽仁旺姆的坐骑浑身雪白，人称“玉兔马”，那马昂首长嘶一声，抢先朝会场冲去，犹如一道闪电从人们眼前掠过。“登托”意为马垫子般平顺的地方，是赛马的起点。

赛马会场人山人海，人头攒动，横空挂着一串串嘛呢旗，四周插着五色梵文经幡，劲风吹拂，哗哗作响。主席台上张幕搭棚，结彩悬灯，明正土司甲联芳和康定县知事公署王知事祭罢山神，被部属们簇拥着到台上就坐。

司仪官大声宣布：“藏历木牛年跑马会现在开始！煨桑！”

大喇嘛点燃煨桑的柏树丫枝，喇嘛乐队吹响法螺、唢呐、长铜号，敲起铙钹，声震山野。骑手们皆着鲜艳的节日服装，腰挎长刀，背负杈子枪，围着煨桑台顺时针转圈，“哦——嗬嗬！”高喊着向空中抛撒隆达^①，顿时五颜六色的纸片随风飘飞，如天花乱坠。

^① 隆达，藏语“隆”即风，“达”即马，意为风马，汉语称经幡，系印有经文和图案的彩旗和彩色纸片。

煨桑这一古老习俗，起源于苯教敬神祭祀仪式，每当出征或迎敌时，都要煨桑祭祀山神、战神，祈求保佑，传承至今演变成赛马会的开场仪式，营造出一种神秘庄严的气氛，给人强烈的震撼。

司仪官喊道：“下面，请王知事王大人训话！”

王知事讲了些五族共和、加强团结、竞赛砺志、强身健体的套话。接着，土司甲联芳站起身，挥一挥手，大声宣布跑马比赛开始。

司仪官走到赛马起点线前，朝主席台哈腰鞠躬，然后转身，双手高举黄绿两面小旗，喊道：“预备——”早已急切等待的小伙子们倏地跳上光溜溜的马背。“跑”字一出口，骑手们手起鞭落、几十匹骏马如离弦之箭冲出起跑线，向东面小山头驰去。观众们呐喊助威，打唢呐，一片欢腾。

13岁的钟秋果着一身学生装，踮起脚尖举起双手欢呼。6岁的春妹头上扎着两个羊角辫，骑在父亲脖子上，使劲挥舞红头巾，胸前的长命锁直晃悠。

丹增和夫人泽仁旺姆并排站着，侍卫罗追和管家贡布立在他们身后。罗追像一座铁塔戳在那儿，后面的观众拥来挤去，也撼动不了他半步。

一个矮小精悍的赛手一马当先从眼前掠过，扬起一阵灰尘。泽仁旺姆说：“那个骑枣红母马的小伙子，看穿着好像是木汝的！”

罗追回话：“拿梭（是的），叫降措，木汝牛场的放牛娃。”

突然，有骑手连人带马摔倒在地，后边的人马避让不及，马队乱作一团。再后边的则从一侧打马超过，乱马腾跃，极为壮观。

人们向落在后面的骑手撒糌粑、打口哨，善意地奚落嘲笑。

赛马结束，接下来是射箭比赛。

二十几个肩挎弯弓背着箭囊的选手上场了。上届冠军——27岁的顿珠走在最前面，后面全是十七八九、二十出头的康巴汉子，个个高大剽悍。丹增抢前几步，排到顿珠身后。参赛者中数他年龄最大，已37岁，长相又丑，大脑袋，麻脸，矮个，像一头熊，挎一张三尺八寸大弓，显得滑稽可笑。他同赛手们一起走到主席台前，向土司和汉官弯腰致礼。

甲联芳向顿珠赞许地点了点头，给汉官介绍：“去年跑马会射箭比赛魁首，鲜水河女儿谷扎沓部落土百户顿珠。”然后对丹增笑道：“呵，巴杂（麻子），又来了，还不死心想夺魁呀？”

“启禀嘉拉甲波^①，我想最后再赛一回，拿了第一，就不参加了！”

“哦？别说‘最后’，不吉利！”甲联芳对王知事说：“他叫丹增，也是女儿谷的，雅卓土百户，是员带兵打仗的猛将！”又问丹增：“你老婆来了吗？”

丹增往场外白塔方向指了指：“在呢！”

泽仁旺姆似乎知道明正土司在问她，踮起脚向主席台使劲挥手。

^① 嘉拉甲波，藏语，意为嘉拉国王。嘉拉，明正土司的家族名（房名）；甲波，即国王。

土司对汉官说：“那女人可是康巴高原上最美的一朵格桑花呀！”

“可惜，恨不相逢未嫁时！”王知事揶揄道。

射箭选手站成一列，各自取下弓，张开双脚，稳稳站住。前面五十步开外，立着一排画有红绿蓝三色圆环的牛皮靶子。

丹增狠狠瞪了站在旁边的顿珠一眼，警告道：“记住我给你说的话！”顿珠没理他。

司仪官举起旗子，高喊：“第一箭，预备！”

选手们从箭囊里抽出箭，开弓搭上，拉满弓弦，凝神定气，瞄准靶心。

“放！”话音刚落，支支利箭“嗖嗖嗖”飞了出去。有的射中红色圆心，有的射到牛皮箭靶上，有的因为太紧张箭射出去就不见了踪影。顿珠的靶上也没有箭，土司大为惊异，丹增咧着嘴笑了。丹增射中红心，开弓得胜，十分得意，举起弓向主席台挥舞致意。

报靶的土兵把顿珠的牛皮靶举到主席台前：“禀报嘉拉甲波，顿珠土百户的箭从靶心正中穿过去了！”

甲联芳定睛一看，牛皮靶的红色圆心上确有一个圆孔。他用力在桌上拍了一掌，大叫：“好哦，继续！”

丹增使劲朝地上吐了口唾沫，怒气冲冲，浓密的鬓须似乎根根竖立。

土兵把牛皮靶插回原处。司仪官高喊：“第二箭，预备！”

顿珠挪挪双腿，稳稳踏在草地上，从箭囊里抽出一支系着黄绸的箭搭上弦，用力拉开牛筋硬弓，屏住呼吸静候口令。丹增悄声对顿珠说：“我再给你添一百藏洋！”顿珠眉头皱了一下。

当司仪官喊“放”时，顿珠的箭如流星飞出，直穿靶上圆孔，箭尾那束黄绸绉在红色靶心上，像花心的蕊瓣，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声。

丹增这一箭只射在箭靶最外层的蓝圈上，气得脸色发青，吹胡子瞪眼。

“第三箭，预备！”司仪官一挥旗子，“放！”

弦响箭飞，二十几支箭穿过阳光，射到牛皮箭靶上啾啾啾一片声响。顿珠的箭射中靶心稳稳插在黄色“花蕊”上。顿时，欢呼声、唢呐声此起彼伏，响彻跑马山，主席台上明正土司和王知事也站起来鼓掌。

丹增这一箭却脱了靶，他两腿发软，扑通一屁股墩到地上。

鼓声号音骤然响起，顿珠的随从用力向空中抛撒五彩隆达，高声欢叫。隆达随风翻飞，纷纷扬扬，飘洒在人们的身上，散落在碧绿的草地上。参加射箭比赛的小伙子们把顿珠抬了起来，欢叫着一次次把他抛向空中。

泽仁旺姆十分扫兴，同管家一起上前扶起丹增，到场外坡地铺上氍毹卡垫，放他坐下，给他擦汗、喝水。

丹增喘着气说：“顿珠！我要你不得好死！”

接下去，是射击比赛。司仪官一声号令，顿时枪声大作。

春妹吓得双手捂住耳朵，不想再看。父亲把她放下来交给母亲，在前面开道，母亲一手牵着春妹一手拖着钟秋果，紧跟着艰难地挤出围观的人群。

丹增、泽仁旺姆无心再看比赛，让随从牵了马朝山下走去。

不多会儿比赛结束，散场了，人们纷纷离开登托。

嘉拉甲波的马队下山，高声吆喝，打马疾驰。一个披彩挂红的卫士在前面开路，他刚刚获得射击魁首，骑着高头大马，趾高气扬。汉人们惊叫着避让闪躲，一片混乱。钟秋果的母亲被撞倒在地，春妹被挤散。藏民们见明正土司驾到，纷纷揭帽放辮垂手恭立路旁，有的吐舌鞠躬表示敬畏，妇女们则双膝跪下。待土司的马队冲过，人们又乱哄哄地朝山下拥去。

钟秋果的母亲爬起来，拍干净旗袍上的泥土，春妹却不见了。

钟秋果和父母大声呼唤：“春妹——！”“春妹——！”“钟春华——！”

下山的人流，像山洪般分成几股朝城里漫去。

“妈妈！……哥哥！”春妹满身泥土，边哭边喊。

一个戴瓜皮帽的瘦老头一把抓住她，说道：“小姑娘，他们在前面呢，我带你去！”

瓜皮帽拖着春妹来到城边一家茶铺前，吩咐道：“你就坐在门坎上，千万别动。我找到你妈就来接你！”

瓜皮帽看见她脖子上的长命锁，伸手来抓。春妹双手护住，他不好硬抢，迟疑地走到街道拐角，不时回头看她是否还老老实实坐在那里。

春妹生怕长命锁被人抢去，悄悄解下，藏进衣兜。

丹增一行从山上下来。瓜皮帽拉住贡布，跟他鬼鬼祟祟地说了一阵。贡布看了春妹一眼，讨价还价，最后以20个藏洋成交。

贡布快步走过去抓住春妹，像老鹰抓住小鸡。春妹拼命挣扎，高声呼救。

这一切，正巧被下扎坝各底茶商索冷碰见。他认得贡布，悄悄转身离去。

春妹声嘶力竭地呼喊：“妈——！爸——！救救我！”凄厉的哭喊声在山谷回荡。

父母带着钟秋果从南关外的天主教堂、修道院、医院、孤儿院，一直找到将军桥的佟家锅庄，没看见春妹的人影。教书先生决定分头寻找，他让妻子和儿子沿河西的街道一路搜寻，自己顺河东将军街、大石包街往下查找。

天边扯起火闪，响起隆隆雷声，一霎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天昏地暗。狭长的折多河谷，风驰水啸。人们纷纷奔逃，有的躲进店铺，有的藏到房屋的转角处，商店都抢着上门板打烊，一刹时大街小巷杳无人影。

高家锅庄在背街上，靠河边。不少路人、客商乱哄哄往里面拥。

锅庄，是集食宿、贸易、仓储功能为一体的商贸客栈，是川边与内地物资汇聚交流的场所。康定城最繁华时期有48家锅庄，车水马龙，人流如织，热

闹非凡，由于战乱渐渐衰落，而今仅剩十四五家。锅庄多由女主人经营，她们美丽聪慧，见多识广，熟悉行情，通晓藏话汉话，周旋于藏商川商陕商之间，人称“阿佳”（大姐）。锅庄免费提供糌粑、酥油、柴薪、马料及住宿，交易成功，抽取百分之四的退头（中介费）。锅庄有大有小，高家锅庄规模仅次于包家锅庄和白家锅庄，独门四合院，片石砌成的高墙连着碉楼，一派汉藏杂糅风貌。

“各位客商、官人，快快进来避风躲雨，喝碗茶，歇口气！”阿佳快步上前迎接来客。她叫扎西梅朵，是一位年轻漂亮精明能干的康巴少妇。账房先生跟在她后面，张罗着，应酬各色藏汉客人。

一个身着长衫外罩黑缎马褂的老头，瘦高鹤立，唇边留着几络胡须，手里捏着一根长如拐杖的罗汉竹烟杆，撩起下摆，跨进大门。女主人认得是陕西街中药房的郎中，忙上前招呼：“马二爷，你慢点！”

当这一拨客人进入院坝，账房先生急忙关上大门。

进来避风的客人围着厢房屋檐下一张八仙桌坐下来，账房先生端来一碟瓜子、一壶茶、一擦碗。有人敲门，账房先生开门迎进，却是丹增一行。

管家牵着马，跨过门楼高门槛，带进来一串铃响。罗追拖着春妹，春妹哭喊挣扎，死活不肯进大门。罗追一把将她抱起，拖了进来。春妹边喊叫边蹬脚踢腿，头发散乱，只剩下一只羊角辫。

丹增、泽仁旺姆刚踏进院里，火闪一扯，电光如锯齿把天空撕裂了。“咔嚓——！”一声震耳欲聋的惊雷在头顶上炸响，滚过山谷，两岸山峰和街道房屋震得簌簌颤抖，天上“飒飒飒”落下一阵急雨。

女主人看见泽仁旺姆，笑逐颜开：“真是显贵呢，老天爷都擂鼓欢迎你们了！”

看架势，瓢泼大雨就要倾盆而至，扎西梅朵拉着泽仁旺姆冲过鹅卵石铺砌的院坝，躲到屋檐下。不料，老天如孩儿哭闹，眨眼就收住泪水。一时间云开雾散，一缕阳光照到跑马山峰顶，让人觉得老天爷刚才在虚张声势，闹那么大的动静却没有大的作为。

院子里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惊奇地盯着丹增和泽仁旺姆。他们显然是夫妻，却一点没有人们常说的夫妻相。生活中，一些长期生活在一起的夫妇，外貌上会十分相像，而眼前这两人，一美一丑，一高一矮，一苗条一臃肿，一娇贵一粗俗，简直南辕北辙，无法接榫。

“土司老爷，拿冠军了吧，祝贺哦！”扎西梅朵看着丹增手里的弓箭说。

“老子今天晦气，遇到丧门星了！”丹增骂骂咧咧，气愤不已。

阿佳伸伸舌头，朝旺姆做个鬼脸。

“没事！”泽仁旺姆笑道，岔开话题，“可惜没有女子打枪比赛，不然我拿个冠军给你看！”

阿佳拍拍她肩上的水珠说：“要是兴选美女，肯定你拿第一！”

泽仁旺姆和扎西梅朵都笑了起来，丹增仍板着一张麻脸。

阿佳对丹增说：“你要的两驮砖茶已准备停当了！我亲手挑选的，雅州紧茶，保证色浓味正，煮出的茶水红嘟嘟的，就像旺姆妹子的脸蛋一样！”

泽仁旺姆笑成一朵花：“阿佳，我这张老嘴老脸他早看厌了，要是换上你那脸蛋，我们老爷就要欢喜疯了！”

“老爷和夫人今晚是分开住呢，还是跟昨晚一样伙睡一床？”高阿佳坏笑。

“怎么？说老爷喜欢你，你就来劲了？做梦去吧，我把老爷守着，不给你机会！”泽仁旺姆也不示弱。

“嗬嗬，好心当作驴肝肺！我是想妹子今晚是不是约了情人，你一个人住，他才好来爬墙呀！”

“去你的吧！舍得把你的张大哥让给我呀？”

“去找他呀，刚去理塘收皮货、药材去了！”阿佳仰面大笑，笑得满身珠串叮咣响。“好，不说笑了。你们的客房我又叫人用藏香熏过，茶也熬好了！”

“行哦！”泽仁旺姆甩着马鞭，哼着溜溜调向正房楼梯口走去。正房是一楼一底的青瓦楼房，楼上是客房，楼下屋里屋檐下都码放着砖茶、药材包。

一个叫老四的汉子望着泽仁旺姆的背影，问络腮胡藏人：“那位是……？”

“不认得。”

马二爷吐着瓜子壳，说：“道孚县扎坝土百户丹增的太太！”

一位身穿黑色大襟长衫的茶商把脑袋凑过去，神秘兮兮地问：“哦，扎坝，就是鲜水河女儿谷？她是百户土司的老婆？”

“什么土司！你以为好了不起嗦？”老郎中往烟锅里装上裹好的叶子烟，“我给你说，在川边藏区，清朝皇帝封授土司122个，最大的德格土司，管辖6县28个大头人，一万余户。小的如朱倭土司，只辖百余户。关外藏人把土司和土千户、土百户，统统叫土司。土百户就是头人，小头人只管二三十户人家，连关内的甲长都不如，还是叫土司！”马二爷吐了一口烟，露出一口焦黄的牙齿。“你们莫看丹增其貌不扬，他可是女儿谷最强横凶悍的土百户！”

老四咕咕喝下半碗茶，好奇地问：“扎坝不是兴走婚嘛，他还讨老婆？”

“土百户是世袭的，不结婚生子咋个往下传？”

络腮胡感叹：“哦，要结婚，那还不如老百姓安逸，随便爬房子找情人！”

“谁说头人不如老百姓？他照样走婚，看起哪个女人，哪个女人就是他的情人——他们叫呷伊^①！呷伊随便找，但绝不能娶进家门，不然会遭人笑话。”

^① 呷伊，扎巴话，意为相好、情人。“呷”意为爱，“伊”指对象，合在一起就是所爱的人，特指建立了性爱关系者。呷伊是音译，有的写作“呷依”或“呷益”，我认为从汉字的语意上讲，译作呷伊更为妥帖，汉语的“伊”指他或她，即所爱的对象。

老郎中一边嗑瓜子一边说。

茶商道：“扎坝有三大怪象：乱石砌墙墙不倒，呷伊爬墙狗不咬，女儿偷人娘叫好。”

络腮胡说：“几时我也贩点茶叶、盐巴什么的，去女儿谷跑一趟！”

老四问：“二爷，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哦，莫不是你老人家也去走过婚？”

“开玩笑！”马二爷一脸不屑，抖抖衫子上的瓜子壳。“你们晓得，老朽的中药房在老陕街，店里的虫草、贝母都是扎坝一个叫索冷的驮脚娃给我收购的，他经常给我讲他们咋个找呷伊的事。”

后院，罗追和贡布把春妹挟持到堆放药材的库房里，反绑了扔到屋角，将门反锁上，然后回到左厢房歇息。

丹增走进二楼客房，房间里只有两副羊毛卡垫，一个火盆，一把冒着热气的黑陶茶壶，设备十分简陋，床上铺的都是他们自己带来的卧具。

丹增把大弓往床上一撂，吼道：“把罗追喊来！”

泽仁旺姆知道他想干什么，亲自下楼叫来罗追。

罗追刚踏进门，丹增吩咐说：“你去民生巷跑一趟，看看那个丧门星是不是还住丁家锅庄。今晚上就让他消失，永远回不了女儿谷！”

“拿梭！”罗追弯腰施礼，转身就走。

泽仁旺姆叫道：“回来！”

罗追转过身，低头道：“请太太吩咐！”

“民生巷有九家锅庄，莫走错了。他大多住丁家锅庄，有时也住安家锅庄，打听落实了，踩好点，半夜再下手，千万别出差错！”

“知道了，太太！”

锅庄大门开了，仅仅进来避风躲雨不打算歇宿的客人纷纷离去。

罗追跟着老四、老郎中一拨人跨出大门，正碰上一直在街上寻人的钟先生。他从头湿到脚，像个落汤鸡，看见他们走来，拱手问道：“请问各位，你们看见我女儿没有？这么高，扎两只羊角辫……”

老四摇了摇头。老郎中愣了一下，见罗追瞪了他一眼，赶忙摆手。

狂风扫过的康定城，一副劫后余生的破败景象。

远远的，传来钟秋果母亲悲切的呼唤声：“春妹！钟春华！儿啊，你在哪里？……”



第1章 边城

1. 临危受命

1937年8月，康定城生机盎然，绿意正浓。

康定旧名打箭炉，是一座充满酥油香、青稞酒味和牛粪气息的古城。民族杂居，汉藏相埒，人口近万，为西康第一都会。清雍正八年（1730年）依山筑起城墙，修建东、南、北三座城楼，起名紫气门、南极门、拱宸门。1922年川边镇守使陈遐龄修复东关紫气门，亲笔书写“康定门”匾额挂在城楼，从此打箭炉改称康定城。

边城康定，是藏汉物资交流的中心。汉人脚夫从内地运来茶叶、盐巴、棉布、绸缎、大米等生活必需品，藏区的牦牛骡马将鹿角、麝香、虫草、皮张、沙金等土特产运出，在这里交换，各自再把换得的物资运回。马帮驮队商贾贩客来来往往，磨光了大街小巷的石板路，催生了饭店、钱庄、烟馆、赌场、会馆、锅庄，还有英、法、德等国的洋行、教堂，积攒起西康第一都会的繁华。

在最繁华宽阔的中正街上，刘文辉官邸大门的牌楼破旧不堪，用几根木杆支撑着。两边门柱上挂着的“西康建省委员会”和“西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木牌，色泽鲜亮，更凸显出门面的简陋寒碜。

钟秋果匆匆走进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办公室。宽敞的中式书房，木格窗棂上糊着白纸，透进来的阳光滤去高原骄阳的炫目，变得柔和了。墙上挂着孙中山、蒋介石的肖像，书桌上放着台历、砚台、笔筒、青瓷茶碗和一串贵如黄金的沉香木佛珠。四十二岁的刘文辉，中等身材，平头，脸色黧黑，穿大襟长衫，外套马褂，端坐在老式木椅里，正在八行笺上书写函件。写完，把台历拉到面前，翻过昨天的一页，现出红色字样，上面印着“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八日 星期日”。他在信纸上落好款，放下毛笔，抬头问道：“准备好了吗？”

“报告所长，准备好了！”钟秋果身着中山装，风纪扣扣得周周正正，站得笔直，挺着胸脯回答。虽没当过兵，但深知刘文辉在政务管理上也像治军一样雷厉风行一丝不苟，因而养成以军人姿态接受指令的习惯。又因曾在刘文辉亲任所长的西康县政人员训练所学习，所以当他的面或在训练所同学面前都称其

为所长，在别的场合则称委员长或军长，依语境而定。

刘文辉慢慢起身，拿起沉香木佛珠，边踱步边交代：“派你去道孚县主持救灾和推行保甲制试点，可说是临危受命，一定要给我搞出名堂来！”

“是！”钟秋果大声应道，他懂得“临危受命”四个字有多重的分量。

刘文辉穿着圆口布鞋，双脚轻轻踩在木地板上也笃笃有声。他捻着佛珠，略带抱歉地说：“周五才给你布置，今天星期日本该休息，又紧急召见，可见事情之紧迫。昨下午收到道孚县政府的补充报告，旱情非常严重。你既然准备停当，就提前两天，明早出发。”

“是！”钟秋果点了点头。

“我叫道孚县长和驻军配合你。”刘文辉回到办公桌，把派令给他。“道孚的玉科和扎坝未实行保甲，你根据情况选择一地做试点。从救灾入手，以赈灾促政改，争取十月中旬完成。”刘文辉踌躇满志，加重语气说：“以道孚为突破口，彻底推翻土司头人统治，明年全康实现保甲化。这是政治体制的一场大变革，对于建设新西康至为重要，我对你寄予了很大希望！”

“学生一定竭尽全力，绝不辜负你的栽培和信任！”钟秋果朗声答道。

刘文辉又从案头拿起一牛皮纸信封，说：“灵雀寺是道孚最大的黄教寺庙，在康北很有势力，堪布^①麻倾翁思想开通，跟我私交不错。民国22年我就委任他为道孚县佛教协会会长，前年又聘做西康建省委员会参议。你把我的信带去，他会支持你工作的。”

钟秋果连忙点头称谢，双手接过信函，叠好，揣进衣兜。

当晚，刘文辉设家宴为他送行，三夫人杨蕴光出面款待。

花厅里，梨花木八仙桌上摆了五菜一汤：一盘回锅肉，一碗麻辣水煮肉片，一碟炒花生米，两样时鲜蔬菜，一碗煎蛋汤。刘文辉对这个25岁的青年才俊青睐有加，亲自给他斟满一杯泸州老窖，说道：“家常便饭，不必拘礼。”

三夫人穿一袭白绸高领旗袍，黑色卷发乌黑闪亮，略施淡妆也流光溢彩。她用象牙筷不断给他夹菜，关切地劝道：“秋果，多吃点！你下到乡里，天天酥油、糌粑，就再也吃不到这样可口的饭菜喽！”

杨蕴光打扮入时，俏丽中透出聪慧，不仅雍容华贵有贵妇风范，还泼辣能干，是一位既有风韵又有魄力的辣美人。

刘文辉明媒正娶了三个老婆，原配周氏没有生育，二夫人李氏只生了一女，再娶三夫人杨蕴光，生了两男一女，深得宠幸。成都刘氏公馆建有鸦片库和金银库，钥匙都在三夫人手里。她不仅主持刘氏家庭内部事务和全权负责对外批发烟土，甚至插手军务，人称军师王妃。刘文辉下属办事往往先投到她的门下，走她的路子。钟秋果能留在建省委员会秘书处，三夫人起了一定作用。

^① 堪布，寺院主持人，由精通佛典并获得格西学位的高僧担任。

后来钟秋果请示工作，刘文辉分不开身，也直接向她报告。三夫人并不贪财，她喜欢大家尊重她，帮人办成事后得到许多恭维赞扬和礼金礼物，心理上得到极大的满足。

刘文辉边嚼边说：“现在，老百姓能吃到酥油、糌粑，就很不错了。”

“蒋委员长提倡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一桌饭不准超出八块钱。南京的大官吃一桌起码六七十元，哪一顿离得了燕窝、鱼翅？自乾倒从不吃这些。”

刘文辉字自乾，杨蕴光在下属面前有意显示他们夫妻的亲密。

“节俭点应该的。”刘文辉伸筷子在回锅肉盘子里拨了拨，拈了一截蒜苗。

“也得看什么时候，今天是给秋果饯行。我说到中正街香满楼酒家订一桌，自乾不同意。说抗战嘛要节约省俭，说在家里吃，亲切，有气氛。”

“就是。”钟秋果把三夫人拈的回锅肉放进嘴里，“都是我喜欢吃的菜！”

“等秋果从道孚回来，把他太太接来吧。一个人在康定，怪寂寞的。”

“这你就不晓得了。”刘文辉扒了一口饭，用筷子点着说，“他太太要照顾钟老先生，钟先生身体不好，不能离人的。”

“那就把老人家一起接来呀！”

“家父在康定生活多年，一直不适应，所以才回雅安老家颐养天年。”

军师王妃笑笑，出个主意：“那就娶个如夫人，搞个一妻一妾的美满组合。”

刘文辉道：“年轻人，得以事业为重。”说完，举起酒杯相邀。

“感谢所长教导！”钟秋果双手捧杯，喝了一大口。

行伍出身的刘文辉一直保持着军营习惯，吃饭特别快。用完餐，放下筷子，用手绢擦擦嘴，打了个哈欠，离席走到茶几边，坐到楠木椅上。

刘文辉烟瘾极大，饭后都要躺到烟榻上就着烟灯吹几个泡，现在有客人不好立马抽身，按三夫人事先的吩咐，丫环送上亮晶晶的白铜水烟袋。刘文辉握着烟袋，一手拿纸捻，撮口噗的一吹，纸捻冒出明火，点燃水烟，一连抽了几口，烟袋发出呼噜呼噜的水声。抽完烟，漱了口，这才说道：“你去道孚，要注意安全。康藏历来不安稳，我把王中派给你，有他随行我就放心了。”

“这怎么行？王中是你的随身卫士，不能离开你的！”

“不用担心，不是还有卫队吗？”

“这……”钟秋果立即起身，抻抻衣服，给刘文辉深深鞠了一躬。

王中是刘文辉卫队中少数几个贴身侍从之一，不仅本领高强，而且绝对忠诚。刘文辉是大烟灰，鸦片烟瘾犯了呵欠连天，满脸冒汗，眼泪鼻涕直流，在大会上作长篇演讲中途必须“加油”，才不致当场出丑。王中专门负责给他送茶递水，在茶里放上吗啡、鸦片，喝了就越讲越精神。掌握到这个秘密，一伙当年跟随格桑泽仁发动巴安事变的幸存者，设下计谋收买王中，要他在茶碗里下毒。一天，王中到醉春楼找老相好媚姐儿，媚姑娘将他灌醉，四个大汉把他绑架到城南僻静处，软硬兼施，逼其就范。先许诺一万大洋，王中说：“开玩